



有水井的人家



□ 邵祺昌

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时代，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，就拿水井来说吧，我回忆了一下，在我们所住的东街上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水井。家里有水井，吃水自然方便。

记得我们常去挑水的王家没有水瓮，就是一只水桶放在井台上。这一桶水吃没了，就再打一桶。特别是夏天，外人去他家打水，打上来的新鲜凉水，他家的人舀一瓢“咕咚咕咚”就喝下去，基本不用动锅灶。即使这样，也没见人家有生病的。小时候，如果不小弄破了手，老人就会从多年不动的屋后边捏一点沉积的灰土洒到伤口上，立马止血，几天就好。

扯远了。我们家里没有水井，自然就要到别人家挑水吃。我家固定的吃水井是西侧王家胡同里的王家人的水井，不远，三五十米。王家的水井原来也是有敞篷的，后来敞篷坍塌了，就成了露天的。在刮大风的春天，当水桶拧上来的时候，往往是麦秸、树叶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少，用手把这些杂物拂去就挑回家。有时候打上来死老鼠、死黄鼬，有点作呕，就把这桶水倒掉，重新打一桶就是了。

到了春天，特别是大旱之年，水位下降，水桶就打不满了，有时还带上一些黑乎乎的渣泥来，只得挑回家沉淀一下，再倒进水瓮里。每到这个时

候，我们在王家吃水的几家人就商量着淘井。

淘井的时候，一般是壮劳力下井，有经验的老把式在井口往上拧轱辘，大半小伙子就负责把淘上来的脏乎乎的烂泥抬到远处去。下井的人要先喝上几口老烧酒，暖和暖和身子，也有着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，免得在井下过于寒凉而伤了身子。

一般一天时间就可以淘完井，下井的人也是替换着，大家都争先恐后。晚上，几家人从家里带点下酒菜，就在王家喝起来。当然王家是东家，不仅做的菜多，还得管饭，可是大家都没有在意的，吆五喝六热闹够了才回家。

淘过了的井，水质自然好，再也没有那些杂物，水桶也能一次性打满了。年复一年，日子过得很舒心。

其实，我家也不是全部到王家打水吃，有时候也到东边的董家、何家、邢家或西边的邵家、赵家、胡家打水吃。农村有句俗语：“碾磨千家用，打水不用问。”淳朴的乡风，是多么朴实啊！

自古道：“吃水不忘挖井人。”这些水井都是老族宗们挖出来的，我们应感恩老一辈人。

后来，村里有了自来水。水井都先后干涸了，有的填埋了。再后来，村子整体搬迁，房屋拆掉，乡亲们告别了家乡，告别了水井，进了社区，吃上了自来水。

喜鹊

□ 刘波澜

老家门口有棵老槐，树顶上有个足球那么大的喜鹊窝。

老槐高大茁壮，直插云天，树身差不多有水缸粗细，村中再也找不出第二棵比它更高、更粗的树。

喜鹊胆子很大，并不怕人，经常会从树上飞下来，先是落在房顶上，再落到院子里，然后在院子里蹦来蹦去，寻食觅水。小时候我放学回来，撞见喜鹊在院子里溜达，就会飞跑进厨房，抓一把玉米，或者抓一把小米，撒在地上，然后瞪大眼睛看喜鹊低着小脑袋、脖子一耸一耸啄食那一粒粒谷物。

有一年春天摘槐花，我站在邻居家楼房的屋顶，近距离看到了喜鹊窝的全貌。那窝是一层层树枝搭建的，结构错落有致又绵密，一根根树枝有序地交织在一起。喜鹊窝的底部，还铺了一层泥巴，上面又铺了一层毛发。这个窝从结构来说算得上精巧，不输燕子窝，只是模样丑了些，“建筑”风格粗犷豪放。

想起小时候掏喜鹊窝的事。奶奶说喜鹊是报喜的鸟，不让动门口的喜鹊窝，我就和小伙伴去别的树上掏。大多数时候一无所获，喜鹊窝里空空如也。掏喜鹊窝也有危险，那就是喜鹊窝招蛇。有一次，我那个擅长爬树的小伙伴正在摸喜鹊蛋，突然从窝里窜出一条花花绿绿的蛇来，吓得他松开了两手从树上掉了下来，幸好有惊无险。打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敢上树掏鸟窝了。

喜鹊窝曾一度少到近乎绝迹，不过，这几年，我欣喜地发现喜鹊窝越来越多了，不但农村老家多了起来，就是城市里也渐渐多了起来，就连车流汹涌的公路两边的行道树上也时不时能看到喜鹊窝。

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，过了谷雨，树木的枝叶越来越繁茂，树上的喜鹊窝被遮蔽、隐藏，渐渐看不分明了，不像冬天和早春时节可以一览无余。不过，站在树下，仍能听到林木深处传出的那种特别的“喳喳”的叫声。每每听到这叫声，我就会想到老家门口老槐树顶上的那个喜鹊窝，心头便会涌上一种亲切而又甜蜜的感觉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_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，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春深榆钱香

□ 窗外风

一个春意浓浓的下午，我独自一个人去爬山，山路两边都是各种开花的树，梨花似雪，桃花灼灼，在一树树开花的树丛中，一转头看到一棵浑身披挂着一串串嫩绿榆钱的榆树。榆钱在春风中摇曳，一串又一串，脑海里一下闪过小时候的歌谣：“榆钱儿，圆又圆，多像一串大铜钱。”春天总是一天一个样儿，不知不觉中又到了吃榆钱的时候了。

小时候奶奶家的院子里就有一棵榆树，种在院子的西边。刮春风的时候，奶奶会抬头看天，又看看院子里的榆树，说再过几天就能吃榆钱了。“再过几天呢？三天？五天？”我数着手指头心里很着急，奶奶就慈爱地拍拍我的头，呵呵笑。

仿佛只是过了一天，榆钱就嫩嫩绿绿地挂到了枝条上。清晨起来，我站在门口台阶上，尚且睡眠惺忪，奶奶笑嘻嘻地指着榆树说：“看看树上的榆钱。”我猛一抬头，才发现榆钱已经长满了枝头，一串串铜钱一般，满树都是。奶奶拿出篮子和一端绑了铁钩子的长杆子，准备摘榆钱。邻居家的小伙伴自告奋勇，要爬到树上去摘。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，“噌噌”就蹿上了树，先在树上东张西望地招摇一番，再随手把身边挂满了榆钱的枝条折断，甩到地上，不大一会儿，

地上就摆满了榆钱串儿。我把它们轻轻撸下来，放到篮子里。榆钱蓬蓬松松又柔软，散发出春天的清香味道，让人陶醉。地上散落着榆钱的枝条，欢笑声溢出了小院。

蒸榆钱窝头是奶奶的拿手好戏。奶奶把榆钱择好洗净控水，加上面粉和盐，用力攥成一个窝头形状，上锅蒸，不一会儿就香气氤氲。小伙伴们玩累了，也饿了，一个个香甜的榆钱窝头转眼就下了肚。奶奶为人大方，小伙伴们都爱来我家玩，奶奶家的小院子里总是热热闹闹。

多年后，我在农家乐吃过榆钱窝头，热气腾腾的榆钱窝头端上来，蘸着用香油、蒜汁、酱油搅拌而成的调料吃，味道真是好极了。不知道怎么了，我的眼前一下闪过奶奶的身影，她同我一起仰头看树上榆钱的情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，她端着热气腾腾的榆钱窝头让我们吃，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在院子里玩闹……不知怎么，水雾就漫上了眼睛。

我从网上查询得知，榆钱不是榆树的花，而是它的果实。榆树褐紫色的花很微小，几乎同树的枝干融为一体，一簇簇长在叶腋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榆树在冬眠没睡醒。褐色的花微小，花期又短，短到人们还没注意到它，就已经结果长了榆钱。此后长出的才是榆树的叶

子。如此说来，榆树真是一种神奇的树。

北周庾信在《燕歌行》中有诗曰：“桃花颜色好如马，榆荚新开巧似钱。”桃花颜色艳丽胜过桃花马，新长的榆荚如同一枚枚精巧的古钱。桃花和榆钱相配，颇有桃红配柳绿的感觉，喜庆得很。而唐代岑参的《戏问花门酒家翁》写的更有意思：“老人

七十仍沽酒，千壶百瓮花门口。道傍榆荚巧似钱，摘来沽酒君肯否。”把榆钱当钱来沽酒，跟卖酒老翁开开玩笑，春光里三杯两盏淡酒，三五知己榆树下聊聊天，春日的暖阳下日子散漫而祥和，让人向往。

春深榆钱香，面对这种春天独有的美味，我们当然不能辜负大自然的馈赠。

